

在“重走长征路 青春心向党”红色寻访 追寻革命先辈胜利的足迹

在刚刚过去的暑假,由本报和团市委等单位主办的“重走长征路 青春心向党”上海青年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红色寻访活动成功举行。沪上 15 所高校的 20 个大学生和 25 名青联委员、青年企业家,从上海出发,途经于都、遵义、泸定、吴起、延安等长征沿途重要地点,采访百岁红军,开展公益活动,重温长征精神。活动由上海移动提供全程 4G 网络支持。

在革命先烈走过的路上,当上海的 90 后大学生遇到当地的 00 后小孩子,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? 缅怀先烈、不忘初心,新一代年轻人又将怎样走好自已的长征路?

本报记者 曹刚 实习生 韩冰 邵阳 陆佳慧

重走长征路沿途,许多当地人身体力行地诠释着自己对长征精神的理解,其中不乏一些可爱的“娃娃传承者”。

背诗“小能手”

7 月 19 日早晨,出征首日,队伍穿越于都河上的渡江大桥,走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。静静的于都河畔的广场上,有练习滑旱冰的孩子,认真压腿的父子、晨练的上班族,也有好奇围观大学生队伍的爷孙俩。

认真“小演员”

于都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集结出发地,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声名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则因父辈和红军血脉相承的关系,对长征保持着深厚而特殊的感情。

6 岁男孩康茂阳,是土生土长的于都人,从小耳濡目染许多长征故事,能在陌生人面前大方而熟练地背诵《七律·长征》,背得抑扬顿挫,有板有眼。他的父亲康贤福,也是听长征故事长大的。如今,以开出租车为生的老康,闲暇时会带着儿子来于都河边的纪念广场上玩,也经常陪儿子去广场旁的长征出发纪念馆听故事。康贤福说,在于都县城,每家父辈祖辈都和长征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。

还有一对爷孙俩令人印象深刻,他们住在于都郊区,孩子的父母常年外出打工。小姑娘怯生生的,一看到相机镜头就往爷爷爷角里躲,又对眼前这些从上海来的大学生充满好奇,探出脑袋偷偷瞄向队伍。对不远处的“中央红军长征出发”纪念碑,小女孩倒是毫不陌生,每次和爷爷到县城玩,她都会到此一游。从刚记事起,爷爷就给她讲长征故事。于都县城的孩子们,成长经历大体如是。

红军“小战士”

红色寻访团抵达遵义娄山关红军小学时,恰逢正午,20 多个身着红军装的孩子已在校门口等候多时。大家刚下车,他们便一拥而上,帮每个人系红领巾,再认真地敬一个少先队队礼。炎炎烈日下,大学生和小学生的脸上,都沁满了汗珠。上海交通大学的王佳莹趁着擦汗的间隙,顺势抹了抹感动的泪水。

随后,几个一身戎装的小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学校的展览室。负责介绍第一展室的女孩,是五年级的袁钰淇。她提前 4 个小时到校准备,口齿伶俐、自信满满。“我负责遵义会议和娄山关战斗,为不少客人讲解过,很熟悉这几段历史。”负责老师庞必亚介绍,“小小解说员”是学校的特色项目,从三年级开始选拔、培训。参观结束后,孩子们高声齐唱校歌,长久萦绕耳边:“校旗上闪烁红军的五星,脚下的路延续新的长征,我们是新一代的红军小战士,先辈的热血在身上奔腾……”

这天,大学生分成四个连队,为二至五年级上公益课。从唱歌到手工折纸,从

朗诵到急救包扎,90 后和 00 后打成一片,仿佛重回童年。分别时,队员们纷纷留下联系方式,期盼他日再相见。“与其说我们给孩子们带去了欢笑,不如说他们带给了我们深深感动。”华东师范大学的曹海珍说。今年 9 月,硕士毕业的她也走上了中学讲台,打算把重走长征路的经历,把遵义孩子们的快乐故事,讲给上海的高中生们听。



■ 每次到县城玩,爷爷都会带小女孩来“中央红军长征出发”纪念碑前看一看

“野菊”花开 坚强独立

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磨西镇,磨西会议纪念馆门前,一个穿着彝族特色服装的女孩,不时细声细气地朝游客喊:“叔叔阿姨,买野菊花吗?”

彝族小姑娘名叫李明佳,今年 7 岁,在镇上的一所寄宿制小学读二年级。她家住磨岗岭村,距离叫卖点约 20 公里。上学时,小明佳就住在学校旁月租 100 元的房子里,假期也不回乡。放暑假了,她上午 9 点来纪念馆前卖干野菊花,直到晚上 9 点才收摊,几乎天天如此。

卖花女风雨无阻

小明佳是家中老么,大哥二哥在西昌上大学,三哥在泸定读高中,父母都是农民。“妈妈卖小玩具,一天能赚 100 元。”

“四个孩子都在读书,一年最节约也要花费四万多。老大已经贷了两万四的助学贷款,每次开学时,几个孩子一起走,要用好多钱。”明佳的奶奶黄福英,平时除了给孙女做饭,抽空还得干农活,补贴家用。

李明佳说,只有三哥的电话是智能手机,大哥娶媳妇要给 32 万元彩礼,借了 10 多万元。邻居家都有摩托车,只有她家没有。“家里有 20 亩地,我帮忙喂猪、砍柴、卖核桃

和野菊花,都能挣钱。”

小姑娘透露,野菊花是她妈妈在附近的海螺沟采的。每袋售价 10 元,平均每天可以给她带来 100 多元收入。最多的一次,来自上海的一名校长带着一群大学生到磨西参观,买走了 60 多袋野菊花。

当地海拔较高,山雨突来。小明佳没有带伞,顾不上挡风遮雨,第一反应是低头把装野菊花的袋子用力紧了紧:“淋到雨,客人就不要了。”

“我挣的这些钱,都在攒学费。”一年级期末考试,全班一共 53 个学生,她拿了第三名。

多销了四五十包

李明佳没有课外书,没钱买,也从来没有人捐过。

她会说话,但是不会写彝族文字,她的彝族名叫“泽嘎莫”(音)。除了彝族服饰,她有时候也会穿戴区的衣服和汉族的长裤。

有大学生队员提出,带她进纪念馆里去听重走长征路的故事,明佳的大眼睛闪烁了一下,又有点犹豫。“奶奶会骂的,我要在这里卖野菊花。”

没过多久,奶奶来了,欣然同意明佳进馆看看。小姑娘指着队员们,眼睛里闪着狡黠,凑到女队员韩冰的耳边轻声说:“姐姐,

等会能不能让这些哥哥姐姐买些菊花?”告别前,她得偿所愿,在红色寻访团里多推销了四五十包野菊花。

听到队员们第二天要去海螺沟活动,明佳贴心地提醒说:“要穿暖和一些,姐姐们不要穿裙子,山上猴子很调皮,会掀裙子的。”

不少游客喜欢找穿彝族服饰的明佳合照。一个游客端着相机,直愣愣冲到她鼻子下面:“小姑娘抬起头,笑一下,我拍张照。不要这么严肃,把牙齿露出来。”镜头里的明佳听从指令,她强露了露还没换完的乳牙。

手拉手围炉起舞

第二天,韩冰和几个队员买了瓜子和凤爪,趁休息时间又去找明佳,她身上还穿着前一天的衣服。看到上海大姐姐,她格外高兴,畅快地聊了很久,不觉已到归队时间,“刚说完再见,她又追出来,叮嘱我以后一定要来找她。”韩冰动情地说,“我边走边回头,只见一个小小的身影从天主堂追过来,一直朝我挥手,直到纪念馆的墙遮住视线……”

那天晚上,有一场篝火晚会。“明佳打电话说想我。去酒店门外接她,等了几分钟,远远看到一个黑影飞奔而来。她跑得气喘吁吁,直接扑进我怀里。”跟在后面的奶奶笑着说,明佳一听见要跟你们玩,什么都不管了,东西一扔,跑得比兔子还快。

队员们和明佳分享了蛋糕和烤羊肉,但她似乎对围着篝火跳舞更感兴趣。眼睛闪着光,拉着大哥哥大姐姐的手,她边唱边跳,节奏感很棒。

活动中,上海 90 后遇到了当地 00 后—— 探访长征精神娃娃传承者



■ 遵义娄山关红军小学的孩子们,跟着大学生寻访团的哥哥姐姐们学包扎,不亦乐乎



■ 延安吴起金佛坪村的孩子们表演起节目,特别认真

擎旗自有后来人

红军女儿邓玉平回忆长征路上的孩子

草药解毒

这些年 12 次重走长征路,邓玉平常遇到带给自己感动和惊喜的孩子。2004 年 7 月,她第一次重走长征路,独自背包前往四川理县杂谷脑,寻找红军堡楼与标语,却不慎被毒草割伤,鹤 5 公里,年过花甲、患有腿疾的邓玉平坚持和大家一起完成了挑战。

“长征路上悟长征,体验红军万里行程。山险水湍浪涛涌,擎旗自有后来人。”徒步结束,邓玉平心绪难平,即兴作诗。

东西一扔,跑得比兔子还快。

队员们和明佳分享了蛋糕和烤羊肉,但她似乎对围着篝火跳舞更感兴趣。眼睛闪着光,拉着大哥哥大姐姐的手,她边唱边跳,节奏感很棒。

“山雨又来。晚会快结束时,被冷雨打散,我把帽子递给她,和朋友们急忙拉她去避雨。旁边有队友看见,问能不能合照,她小声说‘不知道’,然后抬头看着我。我知道她不情愿时,不会说‘不可以’,只会说‘不知道’。”韩冰回忆,“临走时,我们抱了抱,她脱下帽子要还,我犹豫了一下,还是接了过来。”

做点更容易的事

在长征路上的川西小镇,遇到这么投缘、乖巧的女孩,几个队员萌生出一些共同的想法,特别想帮助她,给她积极向上的力量。李明佳说,自己最远只去过泸定县城,但听说过上海。韩冰鼓励她“以后来上海读大学”,相互留了电话和地址,临别前她一个劲地叮嘱,以后多多电话联系。

“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”韩冰说,“后来的几天,明佳每天给我打电话。每次都说想我,我还给她买去上海读书。有一次,她刚讲了几句,就听到旁边奶奶的声音,说电话快停机了,她匆匆道再见,挂机。再后来,我的帽子落在延安,怎么找都找不到,特别后悔,当时没有送给她。”

归途中,有队员提议,每天攒一块钱,每年开学时给明佳买些课外书,寄过去。建议得到了许多学生的热烈响应。“反正怎么攒钱也买不起上海的房子,不如做点更容易做到的事。”韩冰打趣说。小小年纪早当家的彝族女孩李明佳,就像长征路上一朵小小野菊花,独立而坚强。其实,在她身上传递的,不也是一种新时代的长征精神吗?

“这些90后太厉害了”



■ 大渡河畔徒步 5 公里,年过花甲、患有腿疾的邓玉平(前排左七)坚持完成挑战

厉害的还在后面。

讲述动人故事

队员们沿大渡河徒步五公里,军歌嘹亮响彻街头。我紧跟队伍步伐,坚持不掉队。奇怪,平时走远路不离身的折叠拐杖,这次居然没用上!不知是红军走过的路有灵性,还是青春磁场辐射的温馨所致?

顾超拎着医药箱走在队尾,关心地问我:“走得动吗?”想起多年前去他们班上课,他总会到办公室门口等着,

尤其提到去年 6 月,重庆市巫溪县通城镇红路小学孩子们倾情献唱《十字红军歌》。邓玉平激动不已,回沪后把这首歌和它背后的故事,一起推广到了浦东塘桥社区的暑期学生培训班——80 多年前,为了表达对红三军的深情厚谊,通城穷苦百姓自创这首歌曲,伴随着不怕牺牲、勇往直前的红军精神,流传至今。

重走脚步仍将继续,在未来征途上,邓玉平还会遇到更多红色热土的孩子,也将目睹长征精神代代传承。在贵州省石阡县石阡中学,学生兰宪说过一番肺腑之言:“我们渐渐忘记了‘红军’这两个不该忘的字,但邓老师的到来让曾经的慷慨悲歌鲜活起来,我们也从她身上看到了长征精神的延续。”

本报记者 曹刚 实习生 邵阳 陆佳慧

还动情地唱起了《十送红军》,听得我眼眶湿润。

争当长征勇士

爬山时,和队员们聊天。一个说:“我爷爷是红军,负伤后回到老家。我想抓紧时间,整理他的故事。”另一个说:“很难想像,和我一样年轻的红军战士,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,是怎么走下来的。”

与他们交流,没有代沟。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,突降大雨,学生们争着拿出雨衣递给我,不顾自己气喘吁吁、嘴唇发白,一直搀扶我向前走。

感动不仅于此——前方一个行人的帽子被风吹落,帮我背包的赵子谦见状,立即翻下木栈道,弯腰捡起。见到别人有困难,主动相帮,何尝不是红军精神的一种发扬。

在成都,我拜访了三位平均年龄 102 岁的红军,向他们汇报重走长征路的情况。老红军李光夫听后,高兴地竖起大拇指,连声说好:“当年我们长征光荣,现在年轻人长征也光荣!”从队员们口中娓娓道来,声情并茂。华东理工大学刘佳玮讲的故事源自央视《等着我》栏目:94 岁老红军梁天文寻找长征途中像父亲般照顾自己的杨政委。

这些故事,我很熟悉,他们讲得太好了,很感人。同济大学赵子谦讲完,